

對昆德拉的雞奸

◎ 表 像

「假如說未來在我眼裏不代表任何價值，那麼我喜愛的是誰呢？上帝？祖國？人民？個人？我的回答既可笑又真誠：我甚麼也不喜愛，除去被詆毀的塞萬提斯的遺產。」——（《小說的藝術》孟湄譯）

自從1985年韓少功、韓剛兩位先生通過對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首度翻譯而引介給國人以後，小說家米蘭·昆德拉成為了許多人思索的物件：他的語句，思考，令人暈眩又迷醉的困惑……甚至他的一句講詞：「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笑」也充當了裝扮思想的時髦話。這一切又都順理成章地導致他的其他作品也爭先恐後地魚貫而出。韓少功先生曾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譯本的前言中說道：

我希望「東歐文學」熱早日不再成為那種不見作品的空談。空談誤國，亦誤文學……為了解本土以外的文學，翻譯仍然是需要的，哪怕這只是無可奈何的一種粗淺窺探。我們希望國內的捷文譯者能早日從捷文中譯出這部小說，或者，有更好的法文譯者或英文譯者來幹這個工作，那麼，我們這個譯本到時候就可以擲之紙簞了。

今天想起這些話，不禁要恭喜先生：您的努力已經生根、發芽、開花、結果，而您在十多年前盼望出現的原文譯本也已經出臺亮相。只是日前我對後者還不甚了了，便抽空去了趟三聯書店，欲一睹為快。

我很快發現了擺在熱賣地段的新版昆德拉：封頁著實美觀，紙質優良，板式與字體也都很得當，看來情況令人滿意。現在唯一憂慮的是譯文的質量與同之前譯本的差異，我看了一下封底節選的譯文。奇怪，這些譯文在我看來似是而非，似乎譯者對於昆德拉語句的表達方式理解得不怎麼到位？

我打開《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譯者許鈞，仔細閱讀。那些似是而非的譯文的確有些蹩腳，不過沒看過原文，無法確定優劣。況且，我並不苟同於時下那些反對許均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這一書名作了改動的聲浪，相反，我倒看出許均在書名上的改動使得表達更加準確與自然（更加符合原作的本意），由此而體會到譯者至少在這一問題上經過了深思，從而其不苟同權威的勇氣也令人激賞；而另一方面，更多的人更熱衷於圍繞書名來進行炒作式的探討，卻又未必不是個有趣的現象。然而這已經離題太遠了，讓我們回到書本的字裏行間。

翻開第四頁，我不禁有些驚訝：譯文出現了問題。讓我們先來看一段韓少功先生的譯文：

……那麼我們將選擇甚麼呢？沈重還是輕鬆？

巴門尼德於西元前六世紀正是提出了這一問題。他看到世界分成對立的兩半：光明／黑

暗，優雅／粗俗，溫暖／寒冷，存在／非存在。他把其中一半稱為積極的（光明，優雅，溫暖，存在），另一半自然是消極的。我們可以發現這種積極與消極的兩極區分實在幼稚簡單，至少有一點難以確定：哪一方是積極？沈重呢？還是輕鬆？……

再來看看這位許鈞新版的譯文：

……那麼，到底選擇甚麼？是重還是輕？

巴門尼德早在西元前六世紀就給自己提出過這個問題，在他看來，宇宙是被分割成一個個對立的二元：明與暗，厚與薄，熱與冷，在與非在。他把對立的一極視為正極（明、熱、薄、在），另一極視為負極。這種正負之極的區分在我們看來可能顯得幼稚簡單。

除了在這個問題上：何為正，是重還是輕？…

請注意最後一句，很明顯，韓少功的翻譯：「至少…」是準確的，而「許」式版本，竟然變成：「除了…」，這不是語言習慣上的差異（一個優秀的翻譯者應該杜絕個人的語言習慣），也不是依據版本不同所能造成的差異；很遺憾，這的確是一個錯誤：印刷上的或者翻譯上的。

我沒有再繼續。這裏不是「那麼，我們將選擇甚麼？《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還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口水戰，這裏沒有圓轉餘地：按照這樣的譯文，要麼，是原作品邏輯混亂，表意不清，對於這樣的作品只有瘋子和完全沒有鑒賞力的人才會讀，或者是不作為小說來讀；要麼，是翻譯或印刷上的不專業。那麼可以肯定，從選擇到翻譯到出版的整體水平相對於這樣的著作來說是絕對地吃力且不負重荷的。它表明一件事：不專心與不嚴謹的水分程度。

我感到遺憾之餘，迅速翻開《被背叛的遺囑》……

譯者余中先。我之所以接下來打開這本書是因為這本書貌似隨筆性的思索線條非常明晰，其本身便在翻譯上對譯者構成天然的限制，換句話說要求極為準確，才能做到基本的表情達意。我並不是說其他的小說不需要這麼準確，但是對於沒看過原文的人來說一般的小說很容易被添加水分而不易察覺。對於這本書，在我看來，它已有著令人百看不厭的出色譯本，由一位令我非常崇敬的極為優秀的譯者所翻譯：孟湄。

我們先來欣賞一段由孟湄所作的譯文：

……今日小說生產的大部分是由那些在小說歷史之外的小說組成的：小說化的懺悔，小說化的報道，小說化的清算，小說化的自傳，小說化的披露隱私，小說化的告發，小說化的政治課，小說化的丈夫臨終之際，小說化的父親臨終之際，小說化的母親臨終之際，小說化的失去童貞，小說化的分娩，沒完沒了的小說，直至時間的終結，說不出任何新的東西，沒有任何美學的雄心，為我們對人的理解和為小說的形式不帶來任何變化，一個個何其相似，完全可以在早晨消費，完全可以在晚上扔掉。

重複的精心設計與順暢的節奏相結合，使得敘述的形式與內容充分融合為血與肉的關係。而譯文正是恰到好處地表現出了這一關係，使我們非常清晰的把握住作品的思路與表達方式。

我們再來看看新版余中先先生的譯文：

……今天絕大部分的小說創作都是在小說史之外的作品：懺悔小說、報道小說、付帳小說、自傳小說、秘聞小說、揭內幕小說、政治課小說、末日丈夫小說、末日父親小說、末日母親小說、破貞操小說、分娩小說，沒完沒了的各類小說，一直到時間的盡頭，它們講不出甚麼新東西，沒有任何美學抱負，沒有為小說形式和我們對人的理解帶來任何的改變，它們彼此相像，完全是那種早上拿來可一讀，晚上拿去可一扔的貨色。

驚訝：這位余先生竟能在彈指之間將一支樂曲的美剝得精光，一絲一毫也沒剩下，卻又洋洋灑灑不動聲色地從頭翻到尾，實在也是個奇才。如果說剛剛那位許鈞令我感覺遺憾和難過，那麼這位余先生則讓我真的疑惑和氣憤了。我真的很懷疑他的表達能力以及他是否真的知道自己在說些甚麼？讓我們再來品味一下（我在後面加入自己的看法）——

孟：小說化的披露隱私（多麼準確）

余：秘聞小說（多麼含混不清）

孟：小說化的失去童貞（這一「苛意」美化的表達方式正淋漓盡致的再現了媚俗的本質）

余：破貞操小說（……）

孟：小說化的清算（清楚的表達）

余：付帳小說（完全不知所云）

孟：小說化的丈夫臨終之際（清楚的表達）

余：末日丈夫小說（……？）

孟：今日小說…小說歷史…小說…（一個重覆的語義學意義被完美地依據原作得到執行）

余：小說創作…小說史…作品……（很顯然，譯者在下意識地抵制重覆，充滿了對原作的理解）

孟：說不出任何…沒有任何…不帶來任何…完全…完全…（重覆的節奏一直延續到最後，始終貫穿、穩定）

余：講不出甚麼…沒有任何…沒有…帶來任何…完全…早上拿來可一讀…晚上拿去可一扔的貨色（節奏紊亂）

如此等等。

正如昆德拉在同一本書中所言：

最高權威，對於一位譯者，應當是作者的個人風格。但是大多數譯者服從的是另一個權威：「優美的法語」的共同風格（優美的德語、優美的英語等等），即我們在中學學的那樣的法語（德語，等等）。譯者視自己為外國作者身邊這種權威的使者。這就是錯誤：任何有某種價值的作者都違背「優美風格」，而他的藝術的獨到之處（因而也是他的存在的理由）正是在他的這一違背中。譯者的首先的努力應當是理解這一違背。如果它是明顯的，比如在拉伯雷、喬伊斯、塞利納那裏，這並不困難。但是有些作者的違背

優美風格是微妙的，幾乎看不出來，被隱藏，不引人注意；在此情況下，就不容易把握它了。然而這種把握也因此而更加重要。（孟湄譯）

我很難想象余中先在翻譯這同一段文字的時候都感到了些甚麼。

我想請問余先生，甚麼叫做「末日丈夫」？「末日父親」？「付帳小說」？「末日母親」……？？有哪個瘋子能理解這些辭彙的確切含義？翻開另一頁：

孟：「……一個聲音叫弗莉達。『弗莉達』，K在弗莉達耳邊上說，把那個呼喚這樣傳給她。」

余：「……一個聲音在叫弗莉達。『弗莉達』，K湊在弗莉達的耳邊說，就這樣傳達了叫喚。」

總的來說，余中先先生遣詞造句的能力平常得讓人難過。

如果一開始我以為我所要面對的僅僅是對美的把握不夠精準的專業人士的話，那麼現在真的懷疑這是否值得我們過分認真。

我瀏覽了一下：這一系列到目前為止囊括了昆德拉十三部作品中的七部，譯者的名字也是各不相同，不過我沒有找到有關組織翻譯出版的實在性說明，除了醒目的商業化「標籤」：「作者指定、獨家授權，依據法文原版」的字樣。我找到一個名字：出版統籌：趙武平。

我得插一句：這些字詞僅僅起到簡單的資訊傳達的作用，完全沒有任何學術定位意義上的價值，而人們總是習慣傾向於誤解：依據原版便是好，作者指定則更佳。事實上，是否依據原版遠遠沒有人們想像中的那麼重要，相對於譯者的綜合素質（包括他的翻譯水平、把握作品的美的程度、對翻譯工作本身的價值與意義的認知與理解程度等等）優秀與否的問題來說簡直不值一提；至於若說「作者指定」的含義中除了表明「具有合法性」的資訊之外還有某種學術上權威性認同的意義，則根本是無稽之談，因為昆德拉本人既沒有資格也沒有能力來評估中文譯本的優劣，而有此資格的人只有我們——中文讀者。不是嗎？

我合上書，沒有再去看其他的作品，儘管我絲毫不會驚訝於那些作品裏畢竟有出色的譯本，同樣，倘若終於逐步發現這一版本的所有作品都是垃圾我也不會覺得奇怪。至少有一點可以確定：韓少功先生的那部徐娘半老的譯本尚無法擲之紙簞。

我的一個朋友高興地告訴我她終於買了昆德拉的書了，全部的新版本，並且在購買的過程中還認識了同好的朋友——……上海譯文出版社，米蘭·昆德拉作品系列……讓我們記住這些詞……——一直以來我們都是這樣：隨時準備著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面對我們眾多的譯者，並且帶著足夠崇敬的心面對眾多的譯作。

我：眾位翻譯大人，請您們手下留情，量力而行，您們將面對的是億萬雙無辜澄澈的眼睛；眾位出版統籌大人，請您們手下留情！慎之慎之！

昆德拉：「噢！諸位翻譯先生，不要把我們雞奸吧！」——（《被背叛的遺囑》孟湄譯）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三十三期（2004年12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